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晦庵集卷三十二

宋　朱子　撰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葢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畧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

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畧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羮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

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昏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絶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

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説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鎸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適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

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還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葢古人引詩

往往畧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瑳為道學磋磨為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瑳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為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為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寛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諭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

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根末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

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惟此處最為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模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為本根長久之計功勲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為如何然亦只説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絶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

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
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
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
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弼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爲人
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
五六十矣吳敞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
材與温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
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

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曽見之否謾内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横渠語一段并録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説破增添之意尤佳盖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

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得脫稿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

窒礙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葢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葢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寛裕雍容之

氣累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以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

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内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盖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絶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内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是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

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

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
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
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
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
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静本
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
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

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古盖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説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怳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盖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

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

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隠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

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葢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内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别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

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栻近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揜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

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顔子之有不善正在此

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
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
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
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
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
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

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

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盖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顔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夭壽之不齊盖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悦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

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貳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

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

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内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説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

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内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

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説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虚空沙界為已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説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説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

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

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為中和也如何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徳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

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

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

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徳之意

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

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静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

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别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

果何學也葢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葢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於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愼而無禮葸絲里反畏懼之貌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蹴覺則舒引大于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葢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

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顔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章未安葢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

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顔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

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顔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葢此章恐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已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

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葢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

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藴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

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進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獘

强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强則無以主

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

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强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

它

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

處亦須有毫釐之差况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静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不必是夫子只是汎論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

商量看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為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舊常為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槩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

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論仁説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

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葢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

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

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

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説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别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葢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説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髙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

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畧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葢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

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

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父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

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

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

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葢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

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髙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髙明以為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藴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佀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齊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

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葢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髙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為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為仁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

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

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

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

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奥聖人有不傳之
妙必深思黙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
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説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
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説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

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㝠然莫覺皆為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為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為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為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

其必有以怵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怵動為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為仁前已論之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葢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

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已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刋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為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

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

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

之理得於内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

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葢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葢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葢謂視天下無

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益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為之也詳此益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

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

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葢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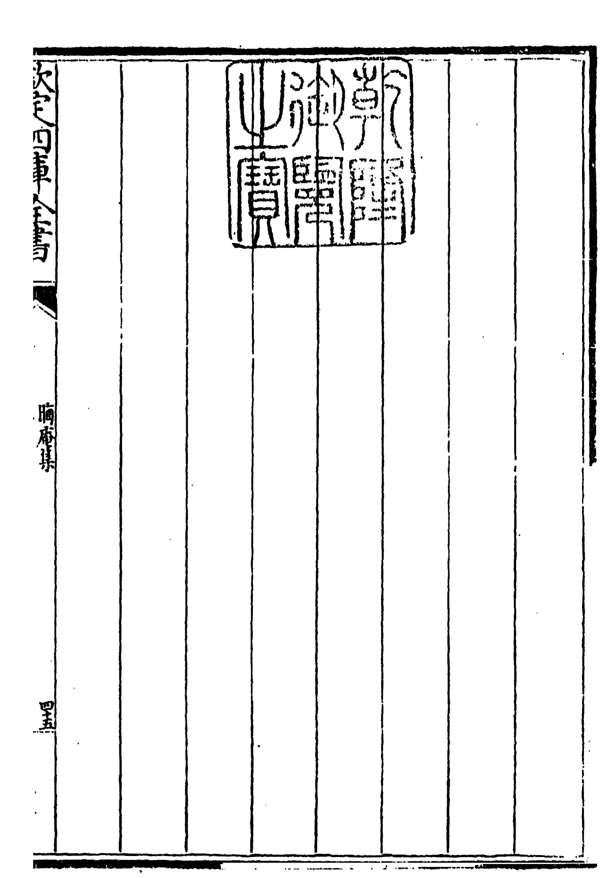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葢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

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

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

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葢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葢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别有主

静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静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静而必以静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静之所存静以涵動之所本動静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乾隆御覽之寶

晦菴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晦庵集卷三十三　　宋　朱子　撰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三山之別闊隔累年跧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問而親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伏惟侍奉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昧此來宜為有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

雅念之過厚昨日韓丈出示家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而心欲一見面諭肺腑不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故專裁此以謝盛意并致下懐餘惟進德自愛為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福易傳六册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

數處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
喻書肆令子細依此謄寫勘覆數四為佳曲折數條别
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為一讀尤善也前書所稟語録渠
若欲之令來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偽假真之説肆
行而莫之禁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誕幻無
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
老兄以為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
拜領也未即承教萬望以時為道加重

郎中丈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已付便拜答今有妻兄一書頋為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漕臺遞下建陽可也右司韓丈因見為道區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狀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扣其說否葢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為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謹嚴之

答呂伯恭

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駮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擿其邪僞否久欲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

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安者别紙求教然其大

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賔主内外益有不可以豪髪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豪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大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内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説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説得不鶻突真是誤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

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意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葢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葢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葢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

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

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一以循其

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餔啜尤為猾胥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吕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

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説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顔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捄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葢未免將顔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

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顔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顔子者如克已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顔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内修外攘之説者亦相貫夫吾

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

爲心害於是屛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末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

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文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黄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㫖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恃而復恃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説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古聖賢以及程氏之説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

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横却箇所以然者在胷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壊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茍且放縱者多不悦其事亦

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説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為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為秘密之密察為覰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葢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分别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為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

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葢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為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為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

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反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世曲折少釋憂懣想賛助之力為多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然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吕伯恭

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覆同異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為務為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為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

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葢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強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静隂陽之說竟未了然何也豈非向來奉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此再觀之方以為病欲别為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謂人

生而静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静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静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静爲中正

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杌梲之甚乎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吕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懐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閤安人奄忽喪逝驚愕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爲君親德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況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因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
狀疏諒蒙識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善類凋殘
甚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有長沙便且
寄欽夫處屬渠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痛為指摘
為幸功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
懼奈何奈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既達否比日冬〻深氣候暄燠伏惟進德有相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它無可言者但塵務汩沒舊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一向不得書懷想既深憂懼亦甚奈何今以舅氏之葬當走尤溪魏應仲來墓次得以畧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匆匆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言為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枉書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願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温伏惟德業有相尊候萬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為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此不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

祐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逼歲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呈諸說幸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

立論相髙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産本末雖殊然亦槩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别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

入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奉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望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感格體力支勝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比年以來闊别雖久而書疏相繼奬厲警飭皆盛德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兾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濵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能為懐而山居深僻無婺女之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此懐且俟左右哀疚以來興寢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

至何以堪此然門户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為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吕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娶女否熹貧窶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愴之懷無以自見奈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書始得宛轉附此却託韓丈致之不知達在何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熹向以名命不置欲自裁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

念無益且亦貧甚無辦裹糧處遂復中輟巳瀝懇哀祈
諸公儻得報聞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亦未敢
旁及也

答吕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巳且審反虞之久又恨
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
支福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
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

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畧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未由承晤千萬以時節哀為道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吕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孝履支福感慰深矣教告諄複警策殊多離羣索居其害至此良可警懼益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即隨事汩沒不自覺耳來介市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它及先此少謝厚意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餘俟盛价還日别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之府中矣謝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爲得策所造諳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爲悵恨耳但爲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訒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此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

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
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
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
高明復以為如何因便附問草草
眷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熹拜問
薛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學有用甚
恨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高之病至謂義理之學不
必深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為甚驟

亦所未曉因書幸見告以其所自熹又拜

密菴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權管幹此菴元只作右丞莊屋如可且令看守即求一榜并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住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舟守之亦便也

答吕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即日溽暑孝履支福感慰之至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

雨未果行俟梅斷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絶不成倫理到彼冀親警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即乞飛書一報當呼之使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説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諭愛之理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爾者似頗未親盍仁者愛之理此理字重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秤停之即無侵過用處之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収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

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欵所論大者幸諭及一二亦甚懼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耳其改命必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并爲致千萬意也菴牓已付之其僧有狀今附此便去擇之來此相聚甚樂有書納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甚可傷近方爲卜得地且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予書得聞近況感慰之深信後暑毒異常伏惟讀禮之餘孝履支福熹窮居碌碌無可言名命竟未能免近被堂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婺間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況其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惟以時保衛區區至懇眷集伏惟鈞安此間有虮勿外兒女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終歲擾人耶幸更爲處之使賓主之間可久處

而不厭乃佳耳與叔度書不欲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矣叔度惠書觀其論說氣質良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名旨之嚴不免為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獲遂退藏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為懇辭未知諸公頗見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

何以為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扣師席此兒絶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千萬勿以形迹為嫌也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悒然惟以時節哀為道自愛

答吕伯恭

前書所諭仁愛之説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者有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畧之弊耶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博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旦夕録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為與程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語及為幸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

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為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擕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别紙幸早垂教也

答吕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兵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秋清孝履支福至慰至慰熹賤跡且爾辭免未報為

撓不為已甚之戒甚荷愛念此非所以為高但坐邀禮命有所未安今且得力辭冀蒙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若初意則直欲力辭雖使得罪亦無所避也欽夫得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為可受也更望審思復以見教幸甚幸甚時位之戒敢不敬承欽夫移書見戒一二事亦類此顧恐偏蔽已甚矯革為難未知終能副朋友所期否耳今歲紛紛蚤為初不為備率然整頓故有此患近已預為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觧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

謹嚴過之而純熟或不及也高明以此語為如何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又得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亦回兵口說荷其照屬之意良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行冗甚作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荅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孝履支福熹碌

䘵無足言者誨諭辭受之義此亦方以為撓若如來教雖可逆避將來之患顧恐於今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為思之因書見告為望懇懇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課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策為幸之甚即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喻即遣還尤幸也横渠集刋行甚善但不知用何處本若蜀中本即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或當補即作别集也説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

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斂懇實則已多矣
言仁諸說錄呈渠別寄仁說來比亦答之并錄去有未
安處幸指誨也因便致問正遠節哀自重爲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
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
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
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

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葢皆已畧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

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説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巳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説却似有王氏所論髙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畧與彼説破乃佳

答吕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手示獲聞比日冬寒孝履支福既以慰慰又得别紙誨諭之詳伏讀再三警發

甚至其為欣荷又不自勝但所謂飽經歷真切磨者不敢當耳區區已復詳具求教顯侯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自七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聽所請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為疑得子澄書乃其人更過何處取書計今必已至矣當時若知其迂回如此只發遞去自無浮沈也然部中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急狀申部出給急既不受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

無事乃有此撓聞是韓丈拈出前此亦未知今既如此
狼狽却須得韓丈出手大家救救莫令到無收拾處乃
荷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未必以為誠然不知可煩
老兄因書一言所以不敢受之意非出矯偽得自廟堂
上辭免文字特依所乞再授元官差監嶽廟便是一箇
出場也前日作書忘記及此因問之及復此切切千萬
垂念也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
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莅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

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自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亦甚直截然渠却不曾為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如此厮啀恐非臣子所敢安也千萬便為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為解紛幸甚幸甚夜作此書不能它及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教感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惟感時追慕何以為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熹昨以叔母之葬

走政和往返月餘今適反舍汩没無好况它無足言者
臨行寓書有所咨扣想已聞徹得早報及爲幸兒子極
感教誨不知近復如何正唯懶惰不肯勤謹檢飭此爲
大患計必有以變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
畧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度歲既蒙矜
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久溷潘宅不自安耳子
澄一書告爲附便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
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學者用工不實

之鮮誠如來誨不但學問令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册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因便稟此草草

答呂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即此歲除伏惟感時追慕神

相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言但懇辭既不得請又被堂帖檢坐近降行下然觀立法之意乃爲有官職之事者設與此避過恩辭逸禄者初不相關已復注釋此意别作狀回申矣亦得韓丈書敦勉甚至却爲合下見得此一邊義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撥疑怒亦無所避之也韓丈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已附書致謝此便遽又當除日百冗不暇再作也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律聞亦已

今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
恐其不成今既蒙奬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
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昨
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睹此益知辭受由人而不在
於時豈彼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喻所云親切用工處
誠亦敢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之矣范伯崇云歸途亦
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兩處文
字告更趣之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不知何爲

至今未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録呈求訂正也所論克己之功切中學者空言遙度之病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録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

闕盡得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輕諾之也王教授來值熹入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許如此甚恨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為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喻使精校為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横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

終是不能廣也向議欲刋説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説因賛成之爲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旣所欲言惟千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爲祝忽忽不宣

答呂伯恭

歳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熹此粗如昨歳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便不知達否紙尾所扣婺人番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比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説者以爲移書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

為之又以為此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不便也試煩早為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如其不然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為佳葢及其費用未多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頃辭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為道此意此舉殊覺可笑然為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萬節哀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答吕伯恭

自經新歲未及上問竊惟孝思有相起處支福祥禫計
亦不遠追慕想難爲懐也熹屏居如昨向來辭免堂中
竟用檢㑹近降海行指揮行下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
公至此相見之後始知前此請之由衷亦爲言於諸公
今兹之請其必遂矣此外無致力處姑復任之但愓息
俟罪而已去冬了叔母葬事又人事出入迫歲方小定
開正復擾擾才得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遭憂不免入城
弔之計又須旬日往返加以親舊間死葬弔送犇走不

暇鄉民又巳嗸嗸告饑此皆不免勞心費力殊覺胸次塵埃學業固無由進益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而已欽夫得書相招為湘中之遊以此未能行然它亦有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去不遠亦無從相見胷中所欲言者無窮偶有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寄家中令付之匆匆不及究所懷之一二若免喪之後不免復為祿仕能求一官

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尚冀節哀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熹再辭未報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為計也承問感感衢溫文字幸早留意寄及横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為朋友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别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

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事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已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

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因便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手約已別奉書矣兒子久累教掖舉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敢大望之也子澄伯崇到彼所講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尚未到里中也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

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弔其家煩為致之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握奇撲著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為致之否此委却望不外

答吕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晩尊候萬福感慰深矣熹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廬山小庵在孤峯絶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它無足言也懇辭未

報若不將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專心致志之功警發昬惰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𥳑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巳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牆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温公家儀係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

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所存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疏闊今得畧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草草不宣

答吕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況書慰感亡量聞攜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

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葢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畧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删取其要以發明

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諭似以天地為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怱怱忘之顧未有面論之日茲為悵悵耳

答吕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郤此不誠不敬之本於進道中正是莫大之病須痛加治療熹書

中巳極言之想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吳晦叔來
犇其母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欽夫病狀亦得欽夫書
今巳復常矣晦叔亦多病癱瘁也人各有偏非見徹克
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兒無知荷教
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為報也但久擾
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
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
留即亦唯長者之命歸來却無讀書處也熹書中巳詳

稟韓文矣其去住遲速却在裁度也大學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幷以佇書幸留之它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答吕伯恭

熹僭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為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録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刋行於鄙意殊未安也

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為如何尤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求教幸為一覯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吕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慰慰無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禮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候動止萬福熹杜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屢煩惇勸愧荷之深前月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釜之樂永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

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犇赴亟遣此人喚小兒還家草草布此未暇乞及此兒久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迫試期幸聽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終以累高明也已有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還家為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丈必甚款所論何事因書及之熹辭免已決秋冬間無事或可出入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為禱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里均矣如何

答呂伯恭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涼伏惟尊候萬福熹昨以事一至城中還家諸況如昨益無足言者懐玉之約遲以明年無所不可但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鴈蕩不審亦可留此勝槩以俟來春相與俱行否若爾則不必登懐玉只自此經走婺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為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

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還日又嘗借入津遣尤以懼荷但歸來衮衮俗務汩沒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揚屋得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損減收斂之喻真實切當謹銘坐右不敢忘也汪丈進德不倦後學幸甚但其所辨石林燕語頗留意於儀章器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者豈其餘力之及此耶專意於此則亦非區區所敢知者矣長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中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

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想其亦樂聞之但事有日生者須推類以通之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益耳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并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爲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無說也淵源外書皆如所喻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别紙所論更俟參訂奉報叔度此人已留數日不欲久

稽之且附此書遣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為

道自愛

答吕伯恭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比日冬

温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

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

安者幸幸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

有别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為此功夫不

知規摹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所欲言者甚衆此便又遽不及究一二春初即治温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寒伏冀為道自愛不宣十月十四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熹僭易再拜上問脊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及拜書
兒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即遣去席下又一動亦費力來
春當自擕行但恐又難去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
書所扣一二事因便告早及之欲為之備貧家辦事為
難須及早料理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觧元渠去赴省
云欲便道請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慤朋輩閒所難得然
苦貧此行甚費力或有可接手處得與垂念幸甚幸甚
此委不外熹僭易拜問

韓丈政成想多暇日相見便遽不敢草草爲書語次

吿畧及之幸甚幸甚熹拜懇

答吕伯恭

近以書附建陽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問達人至伏奉

手誨竊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慼慰之劇功衰之戚不

易爲懷疝疾想一向平復久矣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

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功夫根本至

謂察助長之失乃其間節宣之宜耳此語却恐未盡葢

平論之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一若偏論之則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以察隨之竊恐轉見紛擾此須更審之恐或立辭之病耳中庸觧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録此非所愛者况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榷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為晚也聘禮謹如所戒來春到彼便可先畢此禮但叔度書云其令女

方年十三歲此則與始者所聞不同此兒長大鄙意欲早為授室如温公之儀則來歲已可為婚此弁候到彼面議來日欲為次子納婦入夜百冗草草修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答吕伯恭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慘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襄事亦不能不勞神觀區區尤劇馳情比

日歲窮伏惟尊候萬福熹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武朋友三兩人來寒泉相處旬日既歸即病十一月末間手書來告訣得之驚駭即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與熹書并令致意諸朋友今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當亦為愴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為幸熹聞正當復往為料理葬比來甚覺衰憊不堪奔走然

不得不為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爲幸機仲擴之來皆未相見擴之過此日熹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畧說遺書不須删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警告之弁俟

其來細與商榷今去請教也修定書說甚善得幷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續添圖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幷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爲政之意甚美令作修舜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彊成之不及求教爲恨令亦未暇錄呈它時當見之耳間更欲修堯廟此其勢必當屬筆於老兄也熹近讀易覺有味又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

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為貧富可通行者苦多出入不能就有恨地遠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為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顧言為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宣熹頓首再拜

答吕伯恭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欵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别去忽忽兩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税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已清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季通方議丹丘之行忽得來教爲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鵞湖追逐入懐玉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

損四五矣自此向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絶也綱目草藳畧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内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瘳耳汪丈文字已寫寄之矣韓丈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裴之説此亦多知其誤叅官制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一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未究所懐惟千萬

爲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少反復更望垂誨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爲慰尤深但所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懐高風也熹又覆

答吕伯恭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萬福近

思錄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令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顔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閫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遺

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删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删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删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為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汪丈處借吕和叔集檢看有西銘觧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及前書所請者或去人已遣歸所寄未盡望續附

來為幸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宣熹頓首再拜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溫異常伏惟尊候萬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謂複深見仁者憂世之心然初辭用上便有前却此似有制之者非

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妄之疾要是自處有不至耳得韓丈書甚以老兄為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末流適足以信其讒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貳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為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為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

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
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
爲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
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
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
引此注文不知别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
板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垂諭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
敢輕易已具以來誨諭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别馳報也

擴之不曾相見擇之欲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
毋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
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
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為僻字則
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桂林
近得書區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閱習已成
次第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
一到武夷留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遊也摩

泮舊題俯仰陳迹而叔京遂為古人重以傷嘆耳塾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樽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然顧言為道自重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尚可解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為埋銘方草定如此亦以來

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也元善遭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目令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祠或尋醫觀其不若尋醫益渠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渠前日寫得亂道詩數篇去囑其勿示人近聞乃嘗呈似子約云已寫切告掩藏勿令四出為幸

答吕伯恭

正初以書附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

見韓丈畧聞近况爲慰比日春雨𠩄候伏惟尊候萬福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爲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即欲犇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塾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勒餘惟以道自重爲禱不宣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眷集均慶子約不及別狀

答呂伯恭

近因韓丈得附狀計不至浮湛人至奉告欣審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廹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却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為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諭欲為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跧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

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即未為穩便蓋去歲鵞湖之集在令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俟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即告喻以定處為幸亟遣此人草草修報它惟為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

前書所懇為韓丈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領畧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深防耳千萬

答吕伯恭

近因韓丈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今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答吕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即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正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爲婺

源之行未及而韓文名還道出邑中寄聲晉叔必欲相
見不免又出山一廵疲曳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
汪丈之喪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為決旦夕上道却徐思
其宜耳叔昌寄示所作奠文曲盡其為人之梗槩讀之
令人隕涕也何兄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
改之矣它所更定尚多怱怱未暇錄呈草本告収毀之
也子澄已對未所欲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抵今日發
口欲其盡已而不失時義之中此為難耳尊嫂葬事想

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顧
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煩多而日力不足今
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
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
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
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
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

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

悞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槀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

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先於經書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久未能辨近復有同母兄之喪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浙擴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子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比塾掌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惟為道自重

答吕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欵誨論開警良多别忽五六日雖在道途不忘向仰乍晴漸熱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徧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

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忘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騐其進否而警策之也近思録道中讀之尚多脫悮已改正送叔度處横渠諸説告早補定即刋爲佳此本既往無以應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補足見寄只寫所補假字注云入某段下精義或以屬景望刋行如何熹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敵使到闕事想已得之此人回幸批

示前日過拜石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便拜狀草草

正遠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良深信來踰月秋冷不審

尊候復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熹前月至昭武

見端明黄丈旬日而歸幸粗遣日無足言者黄丈端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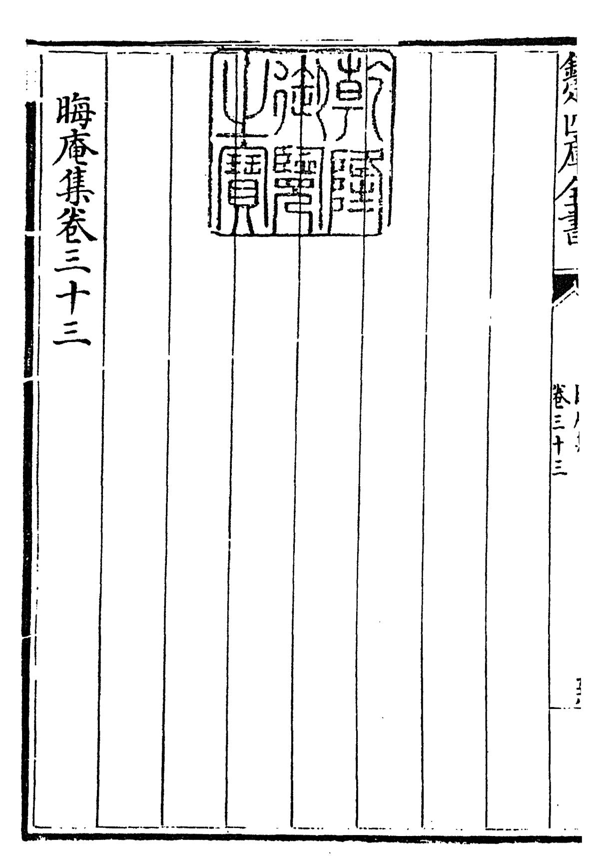
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

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爲丈夫也伏承誨

諭辭受之説甚詳葢一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
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
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
又覺有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説但昨以書
謝韓丈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葢來教所謂不
當廣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
然則熹亦不爲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葢非所惜但恐
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又有所激以爲身世

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别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閒必有決語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即望見教

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悁悁子約兄未及别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顧闕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煩商訂恐未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爲禱



晦庵集卷三十三